

银幕

后

的

——我的配音生涯

苏秀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r s B e h i n d t h e s c r e e n

银幕后的岁月

——我的配音生涯

苏秀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银 幕 后 的 岁 月

——我的配音生涯

苏 秀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52,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ISBN7-5327-1729-1/G·042

定价:12.20 元



八十年代初演员



全体老演员
前排左起：
赵慎之、杨
苏秀、富润
后排左起：
于鼎、李梓



接待日本 NHK 广播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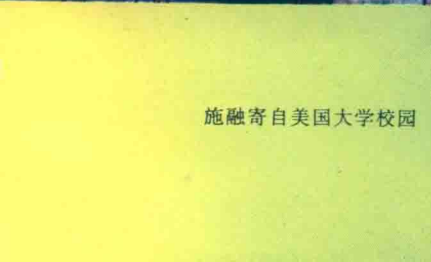
前排左一为作者、中立者外宾、右一
为李梓后排左一为富润生、右一为
杨成纯、右二为童自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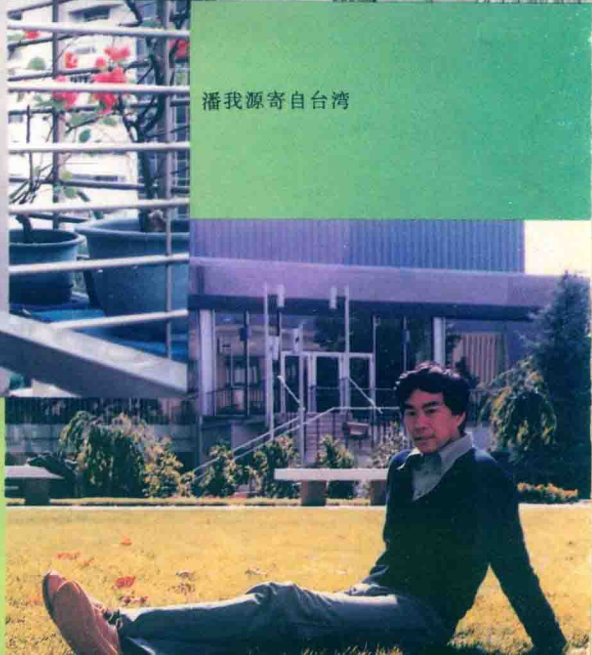
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我厂
自左至右：李梓、栗原小卷、
刘广宁、吉永小百合、
丁建华、中野良子



潘我源寄自台湾



施融寄自美国大学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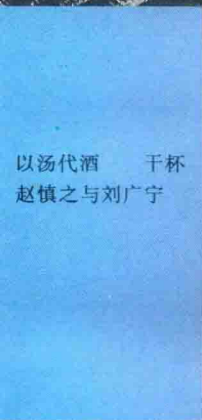
已故老厂长陈叙一生前与外孙女配音小演员贝倩妮合影



春节宴会，大家碰杯 自左至右：赵慎之、曹雷、童自荣、陈叙一、程晓桦、毕克



老哥俩来一张
尚华、于鼎



以汤代酒 干杯
赵慎之与刘广宁



春节舞会
乔榛与程晓桦



在上海电台录制广播剧，左起作者、胡庆
丁建华、尚华、乔榛 摄于80年代初



80年代初摄于演员休息室阳台与年轻演员合
一张影 前排自左至右：童自荣、丁建华、苏秀、
王建新 后排自左至右：程玉珠、乔榛、杨晓



排练广播剧 与大庆台朋友在一起

作者与乔榛在工作小憩时吃西瓜



作者与丁建华 工作间隙在录音棚中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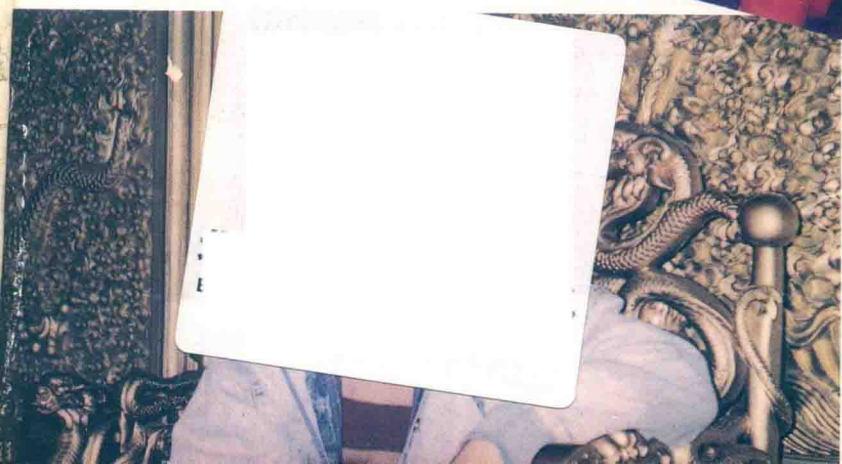


全家合影



82年辅导孙女侯婧艺讲故事

作者次子—北京音乐...



序 言

我早在想：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译制片受到了全国那么多观众的关注，并有了一批成熟的为观众所喜爱、崇拜的译制导演、演员，真该有本书来好好介绍介绍。让人高兴的是，现在这部书稿已完成，就放在我的书桌上。作者的名字是大家早已从银幕上、荧屏上熟知的——苏秀。

由苏秀来撰写这本书，无疑是最合适的。五十年代初，她就开始为外国电影配音，称得上是我们开创译制业的元老之一，与许多现在已故世的和退休的老导演、老演员、老翻译都有过密切的合作和交往，心中有一部翻译片的历史；而她，又是至今仍活跃在译坛上的少数老将之一，与最年轻的一辈也保持经常的接触。她还不停地辗转于译制厂、电视台、音像资料馆的录音棚中，不断有她译导或配音的作品问世。她既有真才实学，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无论导演、配音演员或翻译，都乐于跟她合作。

苏秀又是译制圈内出名的会动笔的女秀才，生活中，她善于观察、思考、积累；也善于用文字把她看到的、想到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这些年，她的文字见诸于报刊的竟有百余篇之多。读她的文字，就像听她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朴素流畅、有声有色。书中各种各样鲜为人知又十分有价值的真实小故事，就像一颗颗记忆的珍珠，用译制事业这根串珠的金线把它们串联了起来，就成了一条宝贵的珍珠项链了。用它来形容这本书，我想并不过分。

为这样的一本书作序，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先生，他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驱，也是上译厂的核心。他身兼翻译、导演、厂长几职，既是专家，又是领导，并与苏秀共事达四十年之久。应该说他是最有发言权，他的话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可惜的是，两年前他因肺癌，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当时，苏秀虽已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却未能及时请老陈写下序言。每每谈及，苏秀总要扼腕叹息；于本书的出版，也是一个损失。所以我的这篇序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能算是一篇遗憾的代序。

我与苏秀也先后合作了二十多年。但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在工作上，她都是我的前辈，是我的老师。我参加配音的第一部外国电影，就与她配姊妹俩，虽然在影片里妹妹把这姐姐杀了，但在银幕下，我与她就此成了很投契的朋友；1982年我由上影转到上译厂，也是在她任译导的日本影片《我两岁》中配了第一个主要角色，于是又开始了创作上很相契的合作。如果说，我今天在配音和译制导演方面有一些特色，自忖是受了苏秀相当的影响的。

在此，我祝愿苏秀宝刀不老，艺术之树常青！我想，这也会是观众和读者的共同愿望。

曹 雷

1994. 4. 18

目 录

序 言	III
(一) 回首往事	1
1、我是怎样成为配音演员的	1
2、第一次领奖	5
3、为“四人帮”唱堂会	9
4、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11
5、演员组的二、三趣事	13
6、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15
(二)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18
1、让观众忘记我们的存在	18
2、从埃斯特拉到哈威夏姆小姐	21
3、千变万化的台词读法	25
4、我所配过的一些角色	29
(三) 译制导演最好是个杂家	46
1、译制导演究竟作些什么?	46
2、我在各种银色的梦中遨游	65
(四) 艺苑随想	82
1、该怎样看待《沙器》的男主人公?	82
2、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85
3、“远山”在呼唤什么?	89

4、一个婴儿的内心独白	95
5、话筒前的心理学	100
6、电影音乐的神奇作用	104
7、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106
8、前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109
9、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114
10、令我倾心的《沙鸥》	118
(五) 我的工作伙伴们	122
1、译制片的拓荒者——陈叙一老师	122
2、故事片的先辈们	129
3、我的考官卫禹平	131
4、我的同龄伙伴们	134
5、年轻的一代	149
6、他使我想起了往昔的辉煌	161
7、当年的小不点	163
8、又一批儿童演员	172
(六) 黄昏的闪光	175
1、黄其——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175
2、我们第一次招考的配音演员	177
3、游子兮归来	183
4、远征银川	187
5、重庆的朗诵大赛	191
6、江渝十八号轮	194
7、上海音像资料馆的招生盛况	197
8、我们的观众朋友	199
后 记	204

一、回首往事

1、我是怎样成为配音演员的

令人羡慕的蓝布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二十四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著，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1950年初，我看到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启事，我就去报考而且考取了。可惜由于国民党2月6日轰炸上海，给刚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所以原定做为专业的广播剧团演员，暂时只能是业余的。但我毕竟成了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广播剧团的演员。事隔三十多年，1987年上海电台举办“全国白玉兰广播连续剧大赛”时，我还因此被聘为评委呢。

当时我们演播过《红旗歌》，老舍先生的《方珍珠》，还演过歌剧《王秀鸾》。由我扮演王秀鸾，剧中有很多唱段，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敢唱。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像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但是我一直喜爱广播剧。后来，我虽进了上影翻译片组，却从未间断与广播剧的联系。参加演播，写剧本，曾与郭在精合作写过《定能重相见》，改编过《卡萨布兰卡》；搞导演，由曹雷编剧，由我导演过音乐广播剧，其中有描写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生平的《柴可夫斯基》，描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播种欢乐的人》。今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再去搞的。

我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妇女

报上说明表演艺术研究所是办在北京的。当时我的儿子只有三岁，女儿还不满周岁，但我为了做一名职业妇女、国家干部，还是不顾一切地去报考了。

我记得当时考场的主考人是上官云珠和卫禹平。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要我作的小品内容：“一个少妇一面在窗下做针线，一面等待她的丈夫回来，天渐渐黑了，丈夫还没回来，她焦急不安起来……丈夫终于回来了。”没有道具，没有台词，也没有对手，全靠演员自己用动作和表情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

我开始凑近窗口穿针，然后坐下来，一针一线的做起活儿来。做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停下针线，仔细倾听，并没有人来，不禁失望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又做起了针线活。可是，天渐渐暗了，我先把针线活儿往眼前凑凑，又往窗前凑凑，缝了两针，天更暗了，一下扎到了手上，这一来完全没有心思做活儿了。停下来，皱着眉头思索，丈夫这么晚不回来会是什么原

因呢。越想越着急，便骤然站起身来决心去找丈夫，可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丈夫却站在门外，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又嗔又喜地笑了。

就凭这个小品，我考取了那个研究所。可电影局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1950年9月7日，正好是我女儿周岁那天，我去翻译片组报到了。当时我刚满二十四岁。和我同一天去报到的还有杨文元和胡庆汉。

当时的翻译片组，只拥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楼上的小间是剪辑间。楼下的大间，约五、六十平方米，既是排练厅，又是会议室和休息室。总之，除了三楼阳台上的录音棚，（只在录音时候用）我们再没别的地盘了。

解放前中国没有译制片。放外国影片时有的打字幕，有的用译意风，就是每个座位旁有个小插座，租一副耳机就能从中听中文翻译的同步讲解。但这种装置开始也只有像大光明、国泰等几家大的首轮电影院才有，后来才普及到二三轮电影院。解放后长春首先搞起了翻译片，他们是1949年开始的。我们上海翻译片组是1950年2月才建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了。当年的那些配音演员后来有的自己离开了，有的被淘汰了，一直留下来的有邱岳峰、尚华、富润生、张同凝、姚念贻、胡庆汉、杨文元和我。赵慎之、于鼎、毕克、李梓则是以后陆续进来的，但是他们也都是1957年我们建立译制片厂以前进来的老一辈了。当时只看过苏联的译制片，演员说着山东味或是俄国腔的

中文，其中有时还夹杂着与影片内容完全无关的旁白，像什么“请看莫斯科河两岸的风景”之类的话，有的影片还居然让那些大鼻子凹眼睛的苏联人说“今天是中秋节，请到我家来吃月饼”这种不伦不类的台词。可见那时苏联的译制片是何等的幼稚了。

后来听说意大利是搞译制片搞得最好的国家。随后我还看过法国的译制片，质量也很不错。现在，德国、日本都有译制片了。有人去西德参观专门搞译制片的地方，据说设备非常先进，有四、五条声道可以同时录音。前几年日本电影代表团来我们厂访问时，栗原小卷谈起她曾为《乱世佳人》的女主角配过音。吉永小百合也曾为动画片《龙子太郎》中的龙妈妈配过音。我们告诉吉永小姐，中文版的龙妈妈是刘广宁配的，她们两人都非常高兴地握起手来。后来好像还互赠了礼物，一起合了影。

由于谁也没搞过译制片，在翻译片组建立的初期，某些领导也许以为会说普通话的就可以当配音演员了，所以把少数文化水平既不高又没有演戏经验的人也吸收进来了。当然，这些人后来就逐渐被淘汰了。我们有些人，也包括我自己，虽然没拍过电影，也没演过话剧，可是我们努力地摸索配音技巧逐渐地适应了工作，一切完全是从实践中学到的。

那时，我们上海电影界那些在读词上非常有造诣的表演艺术家如舒绣文、孙道临、高博、卫禹平、林彬等人就是翻译片组的常客了。舒绣文曾来配过当年轰动一时的《乡村女教师》（又名《桃李满天下》）、《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苏联拍摄的黑白片，由苏联著名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等片。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至今还在播放，他配的哈姆雷特几乎成了学台词的人必学的教材。正由于他们的参加，上海译制片的质量从一开始就定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也使我们在工作中迅速提高了自己。不过，一遇重点片就外请演员，这个过程差不多延续到五十年代后